

# 外婆的粥

周小含

狭小的灶台上，高压锅尖锐的吐气声一长一短，像某种神秘的信号，刺破了清晨粘滞的空气。外婆起身关掉煤气。高压锅像泄了气的气球，几分钟后，发出最后几声哀鸣，才不舍地住了声。外婆拧开锅盖，将白花花的大米粥舀进一个同样白花花的瓷碗里。

外婆家的瓷碗是农村常见的那种，头大屁股小，花色土气，多是俗艳的花朵图案，间或有一道小小的豁口，像缺了牙的孩子，张嘴痴痴地大笑。把粥盛进去，可以盛上满满当当的一大碗。

白米粥很稠，米粒颗颗饱满丰润，时常让我想起杨玉环雪白而丰腴的肌肤。有时水放得少了，便黏糊糊的一大团，让人难以下咽。我知道这是外婆担心我吃不饱的缘故。

喝粥时，外婆的目光总是紧随着我筷子的移动，凝神思索，片刻之后，才将我喜欢的菜挪至我面前，其专注的神情不亚于一个对弈中的棋手。

“囡囡，外婆今天做的粥好吃吗？”外婆的眼睛亮亮的。

“好吃，好吃。”我笑着回答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外婆还不放心。

“真的真的。”我用力点头。

外婆这才起身收拾碗筷，眼角的皱纹渐渐舒展，嘴角的缝隙也轻轻地一开一合。

偶尔吃不下饭，外婆就给我做“饭汤”。这是一种由熟米饭调制而成的粥。只需在锅里放入适量的水，混着饭煮开后，加入少许酱油和味精，搅拌搅拌，稍等片刻，便可出锅。

煮久了的饭汤很柔软，就像婴儿喝的米糊糊。味精和酱油味道很鲜，裹挟着厚厚的淀粉，使得饭汤在咸味之余，还渗出一股淡淡的甜香味。

外婆做好了饭汤，就给我坐在学习桌前的我送去。外婆的腿脚不好，走起路来一歪一扭，捧着碗走更是吃力，颠颠簸簸的，可碗里的饭汤从未少过分毫。外婆

不许我自己来取，只怕我烫着手。放好饭汤，外婆照例搬来一把竹椅，手摇蒲扇，目光紧随着我勺子的移动。

我像只贪婪的小猫，将脸埋在碗里，又不舍得一下子喝完，只好一点一点往嘴里送，含住了，就像含着一块蜜糖。有时吃得急了，烫了舌头，我便大口大口地倒吸凉气，急得要哭。

一旁的外婆一边惊呼，一边大笑，摇着蒲扇的手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。

外婆也做豇豆咸肉粥。外婆对市场上卖的咸肉不放心，总是亲手腌制。腌制咸肉需要选取新鲜的五花肉，辅以适量的食盐，静置四五天。如果想要入味，时间就更长。咸肉和大米一起放入高压锅中煮开，豇豆易熟，最后放入，慢慢地熬，约半个小时，粥才算做成了。

淡青色的豇豆，褐黄色的咸肉，以及被豇豆染成灰白的米粒，总使我莫名浮现出一幅山水图，豇豆为树，咸肉为山，米粒为江。

豇豆外皮酥软，豆子还有点嚼劲，只是味道寡淡。而咸肉加重的咸味，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缺。

外婆也很喜欢这道粥，每次喝一口便满足地咂一咂嘴，还追问着我：“好吃吗？好吃吧！”

她吃得很慢，很小心，时而半眯着眼睛，仿佛陶醉其中。

米粒在外婆口中慢慢地研磨，磨着磨着，就磨去了岁月的棱角。

外婆老了，头发的颜色逐渐靠近白米粥了，脊背的弧度逐渐靠近折了腰的豇豆了，就连牙齿也逐渐空洞起来。

外婆很少再做粥了，但外婆还时常想起过去做粥的那段岁月。

当我告诉外婆，妈妈做的粥没有她的好吃时，外婆得意地笑了：“我说吧，囡囡还是喜欢吃我做的粥！”

窗帘的缝隙中漏出的光线，投射在外婆沟壑纵横的脸庞上，投射在她因兴奋而颤抖的灰白嘴唇上。

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到外婆一边惊呼，一边大笑，摇着蒲扇的手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。

# 公交车见闻

金洁



从去年开始，我渐渐喜欢上坐公交车，也因此目睹公交车上各种现象。

那天，我在公交车站台等车。车子来了，我刚要上车，突然有人一个箭步从我身后赶超而上，抢先一步挤上公交车。我下意识地转身一看，后面再无其他乘客，不禁心想：至于这样吗？

车上还剩两个并排座位，按理说这种情况下，前面的人会很自然地往里边靠窗的座位上坐。可她对里边的位置视若不见，一屁股坐在靠过道的座位上，甚至伸出双腿心安理得地将我挡在了一边。我只好乖乖挤到里边坐下，然后忍不住打量起眼前这个目无旁人的中年妇女。高挑的身材，偏黑的肤色，一头挑染成缤纷色彩的头发，看起来时尚而有个性。这会儿只见她拿出手机，开启语音与朋友聊微

信，嬉笑怒骂，旁若无人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般无所顾忌。我轻声提醒这是公共场合，可她置若罔闻，我行我素。我自讨没趣，不再多管闲事。

车子到达某站点时，车上乘客已不多。车门缓缓打开，上来一位外地老妇人，扛着大包小袋，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。摸摸索索掏钱投币之后，她在车门边第一排座位上坐下，然后猛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向司机打听这辆公交车行驶方向和路线。当她得知自己坐错车时，显得有些紧张，一个劲地嘟囔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司机让她在下一站下车改乘别的车，旁边一位短发女乘客也热心指点她该在什么地点上几路公交车，并特意交代还有很长一段路，不能步行，一定要坐车。老妇人面露难色，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。“短发”似乎

猜到了什么，关切地问：“是不是没零钱？”老妇人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，算是作答。“短发”从包里掏出两元硬币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刚好有两个硬币，放在包里碍手碍脚的，你先拿去乘公交车吧。”老妇人先是推辞着不肯要，最后还是半推半就收下了。下车时，老妇人不住道谢，“短发”帮忙把老妇人的行李拿下去再返回车上，我不禁多看了一眼这个相貌平平的好心乘客。

公交车继续行驶，陆续有乘客上上下下，车厢里不时上演着各种生活剧。主动给老人让座的，一上车就见缝插针一直盯着手机刷屏的，面无表情望着窗外想心事的，自己坐过了站却骂骂咧咧责怪司机不提醒的……

公交车这一特定的社会小窗口，表现出真善美，也折射出假恶丑。

# 默默守候 还是决然离开

■高振干

跟一位认识不久的朋友在QQ里聊天，聊着聊着就谈到了音乐。问她最近流行什么歌曲、听谁的歌，她极力推荐了祁隆的《等你等了那么久》。祁隆是谁？我不知道，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对于新歌、新歌手，如果不是特别热门，好像一时总是难以接受，基本上不怎么关心。“把陌生的歌曲听熟，你就喜欢了。”她的话还有一定的道理。

“等你我等了好久/花开花落不见你回头/多少个日夜想你泪儿流/望穿秋水盼你几多愁/想你我等了那么久/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/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/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。”这首歌有些浅显和直白，就是在等候和想念一个恋爱中的心上人。但是，在集作词、作曲和演唱为一身的祁隆娓娓诉说下，还真通俗得有点味道，特别是简洁的旋

律、鲜明的节奏，以及磁性的嗓音和恳切的感情，还真能打动听者并使其心领神会。

朋友在推荐这首歌曲的同时，还讲了她一位闺蜜哀怨的故事。原来，她闺蜜近来恋上了一位高中男同学，这位高中男同学现在很帅气，以前联系和交往并不多，高中同学会后，常常有了些小范围的聚会和接触，过去的好感和暗恋似乎慢慢得到释放，加上属于同一个行业，自然有许多共同语言。你来我去、你情我愿，两人好像陷入了那种恋情当中。

于是，朋友的闺蜜就似这歌词唱得那样渐渐地不能自拔，“就这样默默想着你/就这样把你记心头/天上的云懒散地在游走/你可知道我的忧愁/就这样默默爱着你/海枯石烂我不放手/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/宁愿这样为你守候”。明知不会有好

的结果，却心甘情愿地忍受煎熬；明知悄悄地结束是最理智的选择，却一直在犹豫不决中失去任何行动。

祁隆的《等你等了那么久》，还真是契合朋友那位闺蜜的心境和情境。朋友为闺蜜问计，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局，该如何处理这段情缘。毕竟双方都有家庭有子女，都在欺瞒着自己的另一半，都在为暗中伤害另一半而内疚。相比于女方的炽热和痴迷，男的就显得很淡定很从容。那位闺蜜也曾无数次下定决心要回头，可又割舍不下而藕断丝连。其实，悬崖勒马与回心转意是很多过来的局中人最好的决断。

有人说，婚姻是一双鞋子，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。久不联系的朋友，没再讲她闺蜜的后续故事，倒是她自己石破天惊地做了个“好聚好散”的抉择。

